

女作家詞選



概說

一 什麼叫做詞

詞是一件什麼東西？我在前記裏面，已經說過，詞是一種有聲的詩。原來詩這件東西，本是人家唱的，像古代堯時的康衢，擊壤，以及舜時的卿雲，都是一種詩；就是毛詩上的三百首，也都可以

譜入音樂裏面；左傳記延陵季子的請觀周樂，就可以見得了。後來音樂失傳，所做的詩，只可供文人的欣賞，決不能把他譜入音樂裏面，於是從前詩樂不分的，到現在不得不分離了。詩和樂分離以後，不可歌的詩仍取名叫詩，詩而可以歌的，另外叫做樂府；不可歌的詩，既然專在悅目，所以也專在字句上推敲，要整齊，要對仗；樂府既然專在歌唱，所以也專在歌唱上研究，句子不必整齊，字面不必對仗；這是詩的第一變化。再到後來，樂府又漸漸的變了文人的作品，只可悅目，不可入口，就是有

一部分可以入口的，也覺得太單調，於是又想出種種花樣，改做長短句，又分出許多詞牌；這是詩的第二變化，也就是詞的起原。所以詞叫做詩餘，又叫做長短句，又叫做有聲的詩。

二 詞的起原

詞的起原，又在什麼時代呢？據古人傳說，大概起原在唐代，最初的要算唐玄宗的好時光，李太白的菩薩蠻，憶秦娥，以及清平調，但是好時光和清平調，都是詩，並不是詞；不過因着他能入樂歌唱，所以後人仿照着，把他算做一種詞；講到菩薩

蠻和憶秦娥，雖然完全是詞，但並不能證明的是李太白作品，很多人疑心是後代人的作品。不單這樣，在唐代以前，也有梁武帝的江南弄，沈約的六憶，已有詞的形式；但拿他的性質來講，完全是一種詩，並不是詞，正和好時光，清平調相等；所以我們論起詞的起原來，只可說出自唐代，決不能指定他出在唐代的那一朝，更不能自詡淵博，說出在宋，齊，梁，陳。大概詞中的小令，或許在唐以前就有的，似晉代所傳的子夜歌，懊儂歌，已經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小令；後來越做越多，到了唐代，

就變化出來，有了慢調，再分出了多許詞牌；但在唐代，一般文人，大多專用心在詩上，對着這詞，還不十分研究，直到晚年，做詞的人，才慢慢的多起來，似花間集所載，居然有不少的詞，這就可見了。但是那時候的詞，還不十分完美，並且只有小令和中調，直到宋代，才有長調產生；但是美麗渾成的地方，總歸不及五季；所以我們論起詞來，拿起原論，不能不說是唐代；拿完備論，不能不說是宋代；要是說到美麗和渾成，却不能不說是五季了。

三 女詞作家

五季時詞的作品，要推李後，主其次李中主，他們父子兩位，都是詞中之聖；其外馮延巳，韋莊，也都詞中之傑。宋代陸游說得好：「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，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」這就可得見了。但這是專就男子論的，講到我們女子，還要說是宋代最盛；第一是李清照，他不但宋代女作家中第一流人物，就是元，明，清三朝，也沒一位能及他，正所謂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了。他批評當代的家，似歐陽

修，似蘇東坡，似晏叔原，似王介甫，似曾子固，似張子野，似宋子京，似秦少游，似黃庭堅；凡是在當代稱做第一流詞人的，沒一個不被他批評過，譏諷過；這也是可以見得李清照的詞才了。後人稱他第一流詞人，的是不虛。其次似朱淑貞，也是有名的女作家，他所做的詞，雖或不及李清照，但和當時一般男作家相比較，也不相上下。再次一等的，似王紅嬌，似嚴蕊，似美奴，似戴石屏妻；也都才富學博，所做的詞，不是清優秀麗，定是細膩風光，可和辛稼軒等並垂不朽。降到明代，清代，也

不少女詞人；似明代的張鴻橋，葉小鸞，王微；清代的沈樹榮，王端淑，賀雙卿，王蘭佩，袁綬，袁淑，孫雲鳳，錢念生；都不失爲一代的作家，是和男詞人陳子龍，朱彝尊等並稱，毫沒有什麼愧色。所以我們講到婦女文學，講到女詞人，實在足以自豪，決沒有什麼比不過男子的地方。我並敢斗胆的說一句：講到真秀麗，真清優，真細膩，真熨貼，足以當得起一個「美」字，完全建築在美術基礎上的；或者女子的作品，還要比較着男子的作品高出一籌。

女子的作品怎樣當得起一個「美」字呢？怎樣要

比較着男子高出一籌呢？其一：詞是一種美文，所以一定要清優秀麗，細膩熨貼；男子們心思豪放，做這種婉轉動人的文字，總是不行的；並且男子們做詞的動機，並不在真求美善，不過借來做求名求利的梯階，或者在無聊的時候，寫幾闋來消遣消遣；有時他們自己也知道不對，故意裝做出女子的口氣，扭扭捏捏的模擬些旖旎的情歌；但是裝做出來的，總不及自然的美善；南方人學北方話，北平人打蘇州白，總是不行的；所以女子們所做的詞，

無論怎樣，總是活潑潑地，很是自然；又無論怎樣，總是含有些美術氣味，至少要比較着男子天真一些。不單這樣，女子們既沒有求名的心，又沒有求利的心；他所做的詞，完全在表顯自己的情緒，或是安慰自己的痛苦，決不是無病呻吟，扭捏作態；所以儘管衝口而出，不加雕琢，也總要比着男子們所做的容易動人。「銀屏軟語，旖旎溫馨，」本來都是男子們描寫女子的；然而男子的描寫，總不及女子的自白；所以女子們的作品一定要比較着男子們所做的更美麗一些，至少也真摯一些。

不單這樣，講到詞的來源，當然要推古樂府；但樂府自樂府，詞自詞，究竟不能相提並論；所以我們要講起詞的初祖來，雖不能抹煞樂府，但也不能直接就指着樂府，總是首推子夜歌，懊儂歌，做詞的開山老祖；然而這兩闕，老實不客氣，都是我們女子做的。而隋代侯夫人的一點春，唐代柳氏的楊柳枝，雖沒有什麼根據，一定說的確可靠，但也可以見得女作家和詞的關係了。況且詞這樣東西，完全要字句秀麗，聲調鏗鏘，比較着詩，固然不是一樣，就比較着曲，也完全不同；詩只要詞

句，曲只要聲調，詞却須兼而有之；所以詞的根
本，就是一個「美」字，不但是字句要美，並且聲調
也要美，才當得起詞的本質，可以建築在文藝上；
要是夾雜了一些兒旁的意思，就失却了詞的本相
了。女子本是天性美的，處處表露了美的本質，做
起詞來，當然要出色當行，並且一意在文藝上，更
沒得旁的意思；所以女作家的詞，一定要比較着男
作家要有些兒價值，什麼子夜歌，懊儂歌，都是出
在我們女子手裏了？拿量來比較，似乎我們女子方
面有些兒遜色；然量的多少，和總價值沒得關係；

不要講古今來女子的詞，也不下幾千闕，在重男輕女的舊社會中，也足以自豪；就是再退下幾百步，只要有一兩闕，苟其確有價值，在文藝上美術上，足以稱雄的，也並沒什麼愧色了。現在我們歷代女子所做的詞，有不少地方，足以在文藝上美術上占一個地位，確是要比着男子所做的有些兒價值，這不是我們女子褊心，阿私所好，實在可以舉出例來，證明我所說的不錯。例如李後主的「繡床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唾；」凡是讀詞的，更其是談風流旖旎的，總要推爲獨步，把女子的神

態，形容得惟妙惟肖了；然而仔細想來，天下總沒有這種悍潑的婦女。爛嚼了紅茸，向檀郎去吐；要是果真有的，那也是一個毫不懂得愛情的村婦，全沒什麼價值；這不是我的苛求責備，我們閉目一想，也可見得了。這個緣故，全在男子領會不到女子的真性情，真態度，把男子片面的心思，來描寫女子，所以有這種毛病；要是女子自己描寫起來，決不會有這種的弊病。我們再回看到古代一位女作家做的幾句：描寫女子的神氣，何等逼真；「含笑問檀郎：花強？妾貌強？」拿來比着李後主的幾句：

真是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了。李後主是一個詞中之聖，尙且這樣，其餘更不足道了。

四 詞的格調

我最後還要談一談詞的格調了，詞和詩絕對不同，詩是只要講平仄，並且只是五言七言的分別，只有一天，就可以完全懂得；古詩比較着難一些兒，但也並不十分爲難，只要聲調自然，也就行了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板眼。詞却不是這樣，就拿一部最普通的白香詞譜來講，也有一百闕，計小令四十五闕，中調十八闕，長調三十九闕。小令是一

種短篇，最少的不過二十多字，最多的也不到六十
字；中闕最少的六十字，最多的八十多字；長調最
少的九十多字，最多的一百四十字；每闕的字數，
固然全不相同，就是格調，也完全不一樣，要學做
詞，至少胸中非先有這一百闕的詞譜，決不能下
筆。並且讀詞不單要講究平仄，還要分陰平陽平，
單單懂得平仄，也是沒用。詞的韻脚，雖然比着詩
韻要寬，有許多可以通用；但是仄聲韻居多，非把
一部詞韻牢牢記着，平聲幾個韻，上聲幾個韻，去
聲幾個韻，入聲幾個韻，一一都記得清楚，也決不